

增修東萊書說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增修東萊書說

(三)

時瀨修定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五

泰誓中第二

周書

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之人所以明尊卑之分至中下篇先及西土者蓋自近始也當時八百國諸侯雖以義從三令五申之際尙視諸侯爲友邦未敢以軍法例約束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武王已渡孟津次于河朔而與西土之人立約束也伐紂之時八百國諸侯以至庸蜀羌髡微盧彭濮莫不畢會何以獨指西土有衆蓋諸侯雖以義從未敢卽行約束遽有君之之意故自西土之衆而誓之至下篇言西土君子亦見武王之不敢自尊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聖賢之言未嘗不精微當朝廷則爲詔誥當祭祀則爲祝冊當用師則爲誓命矢口成言無非此理武王誓師及夫工夫之精微者其所發一也人心本不息如天之行健在用之善與不善耳用之爲善此心固惟日不足用之爲不善此心亦惟日不足知欲之爲善故思日孜孜凶人戕賊其良心善端或幾乎熄矣猶雞鳴而起孜孜爲利其孰使之然哉深以見此理本未嘗息人誤用其心耳武王亦嘆紂之不足本是一理惜也不用之於善歟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力行者。行之有力也。

播棄犂老。昵比罪人。

犂老所當親近者。反播棄之。罪人所當斥絕者。乃昵比之。好惡遠近俱相反者。紂之心相近與不相近故也。犂老者。元臣故老。有羞惡之心。望望然去之。如微子去之。是也。罪人者。天下之逋逃。紂爲之主。萃淵藪。如水之流湮。火之就燥也。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人之陷於爲惡。而善端猶存。則惡力尙淺。不至於肆。惟私欲叢長。若火燎于原。故肆而莫知所禁。君者。民之樞紐。君然。則臣下化之必然矣。此與惟臣欽若。惟民從乂不同。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此見小人無黨甚明。蓋公則一致。私則萬殊。君子以道義相期。所以越宇宙而同心。小人本無公心。朋聚則相妬而作仇。至於脅權以相賊害。然小人自相仇滅。何以至於無辜籲天。穢德彰聞。蓋小人既以私而相害。則無所復顧。必至流毒及民。故無辜者呼天也。唐李林甫、楊國忠。初以利相爲用。後亦以利相傾覆。初時不過上面三四小人自如此。其禍卒延及無辜。社稷顛覆。生靈塗炭。人民怨忿之極。無所告愬。是以呼天。大抵爲善至於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於極。則穢德亦彰聞矣。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惟者言愛民者天之本心。奉天者君之本職。自其源而言也。有夏桀弗克若天。不順天之本心。不盡君之常職也。既不知有天。安知有民。故流毒下國而不恤。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之罪浮于桀矣。何以驗之。下文列數者是也。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庶兄。紂既無道。至於剝害其處兄弟之間可知矣。聖賢論人之惡。多於根本言之。蓋於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賊虐諫輔者。輔弼大臣之能諫者也。謂已有天命。認爲己有。便見紂之不知天命。天命者。天下至公之理。安可以爲己有乎。本原既如此錯。後都錯了。故做出下面許多事。敬雖天之理。謂是擎蹠曲拳耳。何足行乎。祭雖禮之聚。謂是虛具耳。果何益乎。私己既甚。視民如草芥。自然以暴虐爲無傷。此四句只是一箇道理。只緣根本錯了。大抵既萌己有之心。則出辭舉足無非私意。學者於此。當用克己之工。爲毋我之學。己既無。方知天命之精微也。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夏王之監。惟武王見其切近而不遠。若紂則西伯戡黎。紂尙不能知。況三四百年之夏王乎。天其予以民。

其者不敢必之辭也。有以見武王之識天。紂天命絕。人心離。尙責命于天。武王天命已歸。人心已輔。乃

不敢斷然必天之以予父民。武王造周，蓋在此語也。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武王之夢，非常人之夢。武王之卜，非常人之卜。心與天地通，合乎幽明，通乎鬼神，見之明的，無一毫不盡。彼此相符，襲于休祥，方敢言戎商之必克，亦以見聖人之舉事，其圖維周旋如此其詳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天尊地卑，其位素定。人君有道，天下一心以事上，固其宜也。惟紂天命去之，人心離之，夷爲獨夫。雖有億兆之衆，若等夷之人，君之之理已絕，所以離心離德。而武王得以伐之也。何者？臣無伐君之理，使紂爲君，則當以尊卑論。既不謂之君，則當以衆寡論。紂一人之身，雖有彊力，何以當天下離散之心？紂於億兆之中，一人耳，豈能獨存？武王之臣，雖止三千，皆同心同德，無毫釐之間，其與紂臣不相繫屬，各自爲心者不同。此周所以興也，紂之所以亡也。是時也，友邦冢君，西土有衆，微盧彭濮，罔不咸在。武王獨舉十人，何邪？蓋十人者，當世之望，經綸開濟之才。去武王不遠，爲天下之耳目。十人心德既同，則友邦冢君以下，皆同可知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此天下離合之實理也。當寡助之際，雖骨肉之親，且至於自叛，則親者若親而實疎。當多助之際，惟仁人之心，皆至於感順，則仁人若疎而實親。紂之親，非不至也。無道以固之，微子之去，亦不能保。

文武之興。海濱之老。一旦歸之。則仁人反過於親之愛周也。人君本源澄徹。見親與仁之相去。其理誠不在形迹。非謂親果不如仁人也。徒有親之名。則不可倚矣。宗族盛大。交互相錯。無道以屬之。猶路人也。志士仁人。進在朝廷。共興治道。則通天下爲一體。自近及遠。由親及疎。一德一心。豈非親之本乎。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天之視聽自於民也。天高高而在上。民至公之視聽。天之聰明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百姓向有麗紂之過惡者。今皆屬於我一人。安可不往。武王之自任如此。當時渴者求飲。飢者求食。亂者求治。皆委身於武王。百姓不幸。罹紂禍殃之中。此過之極也。此天命武王端的處。武王上畏天。下畏民。自視以爲不得不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惟揚者。激厲軍士。振作其精神也。當時八百諸侯。與西土之衆。莫不同心。恐其或怠。故曰惟揚。以奮激之。今已侵紂之疆界矣。非多殺也。其所取者。不過凶殘。此用兵之本意也。我武惟揚。我伐用張。曰揚曰張。皆暴顯發揚之意。則知武王伐紂之心。可以對越天地。明著暴白。無一毫之歉矣。使武王有一毫愧心。豈敢揚其武。張其伐。精神之發越如此乎。于湯有光。深見聖人之公心。不獨見武王心。又見湯心。武王視湯如一體。不以湯周爲兩家也。以常情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之讎可也。然

湯之心卽武王之心。武王之事卽湯之事。湯黜夏命。武王伐紂。一也。武王能體湯之心。所以見其有光於湯也。學者能體武王揚武伐張之意。則孟子浩然之氣。曾子之大勇。其理明矣。何者。行有或慊於心。則餒。此知反者也。武王何以揚之張之乎。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武王伐紂。無一毫之歉。則氣塞乎天地矣。何以復警戒衆士。不可謂無足畏。寧操持我不能敵之心。恐懼憂感。若不能勝者。此勝敵之法也。學者雖通前後兩段看。則此又當涵養其積。伏剛以柔。養明一晦。乃下工夫時也。此正曾子大勇之心。孟子浩然之氣也。

百姓懷懷若崩厥角。

言民害之急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誓言將畢。復提起一德一心之說。欲其用志不分。以成無疆之業。何者。紂之所以亡。雖心離德也。周之所以興。同心同德也。前旣曰惟一心。又曰同心同德。此復曰一德一心。恐人心無常。散失而不知勉也。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湯伐桀。止於湯誓一篇。武王伐紂。泰誓乃至三篇。湯伐桀之後。止於湯誥一篇。武王伐紂之後。牧誓武城五誥。非武王之德不如湯。風氣之變也。且伊尹之放太甲。當時無有疑者。至成王之時。周公攝政。管

蔡遂流言。世變之日流如此夫。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厥明。巡師而明誓。師行之誓也。巡而誓之。猶提耳而告之也。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天道甚顯。初無容心。但因其類而彰之耳。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類相從也。又非作一善天隨而降之。祥作一不善天隨而降之殃。聲氣相感。祥自從善。殃自從惡。天於其上。司其道而已。顧譏天之明命。湯見天之明也。天有顯道。武王見天之明也。不知天者。見天於恍惚眇茫之中。不可致詰。蓋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五常者。綱維人心之道也。一有慢心。則爲狎侮。武王推紂之惡。其本原在於狎侮也。夫五常。日用不可缺者。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森然在天下。當尊之畏之。心有度。事有則。玩心一生。則滅天理。窮人欲。爲人所不爲矣。太保作旅獒。亦諄諄於狎侮。見狎侮爲衆惡之原也。天下之理對立。有存必有亡。有死必有生。五常者。人特以爲生以爲存者。背其所生。則入於死。失其所存。則入於亡矣。所以狎侮五常者。又原於荒怠弗敬也。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

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自絕于天。自絕者。天本不絕人。人自絕於天耳。結怨于民。結者。言其非一。惡盤結于人心也。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紂至此。天理已消盡矣。人所不敢爲者。紂皆爲之。作威殺戮。作者。作之有力也。毒痛四海者。其毒遠及於四海也。姦回之人。非所當崇信。紂終日由於小人之路。與姦回之人心同氣協。故崇信之。師保者。不順己而相禁制者。宜其放黜也。典刑者。與己異而相束縛者。宜其屏棄也。正士。箕子也。箕子有愛君之心。又有太師之尊。至於囚而爲奴隸。可見其無忌憚矣。郊。祭天。社。祭地。宗廟。所以報本反始也。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祖宗。心無所用。惟知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蓋心既不用於郊社宗廟。惟恐技之不奇。巧之不淫耳。上帝不順。所謂不順者。天之於人君。猶父之於子。豈有不愛。但人君作惡。與天道既背。不得而順之也。祝降時喪。祝者。斷也。天用是斷。然降是喪亡於紂。逆天者亡也。公羊言。子路死。孔子曰。天祝予。何休注。祝。斷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至於臨利害之際。又不得不戒。臨事之時。初心易失。方紂之爲惡。夫人將一心以奉天討。苟當彊敵在前。有畏怯之心。亦是失初心。苟見貨之多。欲有所圖。亦是失初心。見他人獲首虜之多。而肆其殺戮。亦是失初心。三者雖皆無之。苟說是我欲伐紂。亦非初心。當於孜孜二字及恭字觀之。孜孜者。承續而不間也。恭者。收斂而不散也。西土君子與亂臣十人。固不至此。而八百國之衆。不得不丁寧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古人有言。非武王之言也。天尊地卑。君臣定位。若撫我者。卽以之爲后。虐我者。卽以之爲讎。則君臣反覆手之間。可變。古人之言。何謂也。天佑下民。作之君。撫我者。乃爲君之職。虐我者。則於君職反矣。反乎君職。則是讎也。撫與虐爲對。后與讎爲對。古人於君之義。指其對立之理而言之。非於民之義而發也。況撫者后之道。虐者讎之事也。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

紂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一獨夫耳。方擁虛位。大作其威於民。乃汝之世讎。人君政令。或有不善。以及于民。安可卽讎其君。君。天也。天可讎乎。世讎之言。因獨夫而發也。自古人有言以下。辭旨峻厲。天地之化。陰陽之氣。和則翔之以風。潤之以雨。霏微震霖。而物無不遂。戾則偃之以疾風。轟之以迅雷。凌厲震動。而物無不肅。聖人。天也。樹德必務其滋長。至於比屋可封之域。除惡只務其本。殄殲渠魁。殄殲乃讎而已。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而成其大功。祭祀思敬。軍旅思嚴。衆士當勉進其果毅。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果毅者。軍旅之主也。如此。則可以成乃君。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以賞罰警衆士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嘆息而言。我周受命之本也。文王之德。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與堯之光宅天下。舜之重華一也。但文王未嘗中天下而立耳。西土者。所治之地。近而尤顯。光華所自發也。文王之德。旣如此。惟我有周。所以大受多方。文王盛德之光華。武王繼之甚難。故常有不自堅之心。文王仰無愧。俯無怍。實有克受之道。若受勝我。非文王德不至。乃我不善繼耳。觀此。可以知武王之毋必毋我也。以武王伐紂。尙以紂對言。予克受。受克予。可謂毋必矣。以文考爲言。不敢歸之於己。可謂毋我矣。苟以爲可必而萌有我之心。卽非天心。非天心。則非天討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六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周車乘之數也。虎賁三百人。左右衛士武夫也。如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以趨者。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實從之。止云戎車三百兩者。記其實也。蓋八百諸侯雖同伐。而牧野之陣。受約束而戰者。惟西土之人獨當其危耳。

時甲子昧爽。

紂與武王兩軍相向之時也。甲子昧爽。武王之師已先一日而陳。何以知之。後言癸亥陳于商郊。至甲子。紂始率如林之衆與之戰耳。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抵誓師有誓於軍中者。有誓於軍門之外者。有交刃而誓者。故司馬法曰。三王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武王此誓。以交刃而誓也。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

所謂黃鉞白旄。左杖右秉。不必深求。舊說。左手杖鉞。示無事於殺。右手秉旄。示有事於教。亦近於過。但

杖鉞秉旄。武王自臨戰陣。與士卒同勞苦。以鉞與旄指揮三軍之耳目耳。逝矣西土之人。

觀此言。至誠惻怛。不敢自安。士卒聞之。其冒矢石之勞。忘霜露之苦。必矣。春秋時。楚莊伐蕭。軍人多寒。王巡撫之。皆如挾纊。楚王豈能養其誠心於未戰之先。一時慰勞。尙如挾纊。況武王至誠惻怛。養之有素。西土之人。其如何哉。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三卿也。春秋昭公四年。叔孫穆子賜路。使三官書之。季孫爲司徒。實書名。叔孫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用見司徒司馬司空爲諸侯之三卿明矣。武王旣受天命。行天罰。而紂尙拱虛位。故不敢行天子之事。止用三卿。聖人於君臣之分。毫釐有所必計。湯用玄牡之意也。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武王臨陳。誓不止於西土。小大遠近諸國皆誓之也。當時歸武王者八百國。何止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序書之法。舉遠而知近。舉小而知大。舉微而知著也。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言軍威各當稱其物。嚴整精神。以聽予一人之誓命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此天地易位。古今之大變也。天地之中各有定位。君倡而臣和。男外而女內。夫行而婦隨。皆不可易者。牝雞至於司晨。陰陽謬戾。則一家之索可知矣。言天本無心。紂先自易其位。故天從而易之耳。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

尊有常尊。紂昏棄厥肆祀弗答。是不能尊其常尊也。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親有常親。紂昏棄王父母弟。是不能親其常親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皆所謂易位也。乃男內而女外。婦倡而夫隨。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也。是以暴虐於百姓。姦宄于商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恭。非拳曲之恭也。聖人之恭。臨事之際。義理密察。法制森嚴。武王之所謂恭行天罰者。軍律之嚴整者是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六步七步。坐作進退也。四伐五伐。攻刺擊戰也。六步七步。乃止而齊。聖人之師。坐作進退。紀律如此。後世之師。有追逐夜行三百里者。其紀律安在哉。

夫子勗哉。

勗者勉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而齊所謂齊者非謂刺擊至于四五六七又止而齊也如此則動有所礙矣軍陣之間形勢高下敵情艱險皆不可知拘於止齊亦豈聖人之法乎周禮大司馬五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者使其步伍之長各自止其止自齊其齊故當戰亦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一人百將一指足以見武王之恭行天罰其不妄侵掠可知矣。

勗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桓桓者師直爲壯之意不直則餒安能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哉武王無一毫愧心所謂對越在天也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奔於我者不當殺之以勞役西土之人但取彼凶殘而已勗哉夫子爾所不勗其于爾躬有戮者前篇言誓師繁簡見風氣之變此又見武王於風氣變換之餘能還其厚於已薄也當舜之時言罰弗及嗣啓伐有扈度德不如於法之外增一言曰予則孥戮汝戮固非盡殺言累及妻孥耳至湯伐桀亦言予則孥戮汝武王伐紂泰誓止言不迪有顯戮此言其于爾躬有戮忠厚之象復還於古見聖人於世變風移又能厚其已薄於數百年之下也非湯之德不如武王武王上承太王王季文王積累之深而民心薰蒸之久也。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

觀武成一篇。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摹。有定商之規摹。以至公大義取之。以明法成理定之。後世之君。亦有乘機會赴事功而取天下者。如秦皇、隋文、晉武。得天下未幾。或以奢侈亡。或以叢脞亡。或以委靡亡。取之無其義。而又無以定之也。往伐者。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時。歸獸者。歸馬放牛之時。識其政事者。列爵分土之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旁死魄。初二日也。明生而魄死。旁。近也。古者以事繫日。此特紀於魄者。古史欲爲萬世之計。日者。在天常著之象。歷久而必差。所以堯典史官以星紀事。歷或有差。日與星無或差之理。此聖賢經遠之慮也。大抵出師必先期。一日整辦事容。初三日將往伐商。則初二日正整軍之日。止書一月壬辰。其下不書事者。見武王素辦。不待臨時。所謂師出而人不知也。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翼日。壬辰之次日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初三日也。王方自商歸鎬京。見武王數十日之間。留于商邑。整治規摹。撫摩人民。凡周家之政。皆在於此。乃偃武修文者。兵端不起於武王。應之而已。所以平定。卽偃武也。豈如唐太宗遼東之役哉。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示天下不復事武之意。然牛馬非盡歸放也。所謂天子十有二閑。與丘甸軍賦之法。自不可廢。但歸放當時伐紂之役。所興調者耳。使武王盡歸馬放牛。則異時四征弗庭。以至管蔡之誅。將何所用。如後世蕭俛段文昌銷兵。一有禍亂。遂不可支吾。示之一字有意。但示不復用兵之意於天下。武王至此示生意於天下。所謂天地之大德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與舜歸格于藝祖同意。舜巡狩而歸。苟有一諸侯不順。一土地不治。舜之心如何哉。武王伐紂。苟有一毫不盡。豈能對越在天。天下諸侯皆駿奔走。執豆籩。亦與武王同此心也。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武王伐紂。非武王之事。乃天地山川有責於我。我盡其責。至于功成。乃大告於天地山川耳。又以見武王之心與天地神明爲一。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諸侯至此皆洗心滌慮於武王而受命。然諸侯受命于周。其理易見。武王之受命于天。無聲臭之可聞。武王於何受之。學者所當思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謂伐紂。非己之能。自公劉。太王。王季。篤前烈。基王迹。勤王家。建之啓之。有自來矣。太王。王季。稱王者。追王之也。文王能成其勳。大受天命。以撫綏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非於大用力。而小用德也。文王地止百里。甲兵不多。力亦有限。獨德爲有餘。固不以力加人。亦未嘗以德而求人之懷也。德之所施。各稱其宜。於大邦自見其德威之可畏。於小邦自見其同仁之可懷而已。惟九年。大統未集。猶曰。大勳未集也。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我小子何所爲。其承祖父之志耳。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聖人心與天地神明爲一。莫非一理。在上則爲天。在下則爲地。其流通則爲川。其停峙則爲山。其亶聰明則爲君。實一理耳。故默與天地神明相爲賓主。相爲酬酢。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武王不敢自居。皆歸於祖。故自稱有道。曾孫。承祖宗之志。將以大正商之不正。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輔相天地。贊其化育。撫摩人民。此君職也。紂則反是。天物當賁育也。而暴殄之。烝民當撫摩也。而害虐之。乃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如言天下之惡皆歸焉。大抵水流渚。火就燥。紂爲惡之主。故天下之惡皆於紂而聚。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命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則盡天地之心者。惟其既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之命。以遏絕暴亂之封略。謂伐紂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俾者。使也。華夏蠻貊。庸蜀羌髳之類也。恭天成命。謂天已成誅紂之命。已成之命。言天斷欲誅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武王既以此安士女之心。士女亦以此昭武王之心。上言祭祀。此言民歸。人君、民神之主。民歸神亦歸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其士女篚厥玄黃。卽天休之震動也。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聖人與神明貫通。故臨之若在上。質之若同體。言以濟兆民。見武王伐紂我無與焉。可以見武王之心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先時後時。皆非俟天休命。必甲子昧爽。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然後往伐。所謂俟天休命也。若先時而動。乃武王私意之動耳。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當時止逋逃之人。與紂俱生死耳。其餘人心皆歸。

武王故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之兵前自殺。其後逋逃之人血流漂杵。孟子言。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孔子定書而存此語。聖人於書達觀大義。不謂有此一語能害天地曰生之大德。而當時實事亦不可沒也。如春陽時和。氣周徧。間有雨雹。豈害其爲春。孟子當殺人盈城。殺人盈野之時。恐時君或以藉口。故於其原而止遏之。

一戎衣。天下大定。

戎衣一衣。天下卽定矣。

乃反商政。政由舊。

武王不別創爲周政也。止反商之舊政。使天下復見六七作之君之政令而已。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此天地重開之意也。箕子之賢。紂反囚之。武王則與之釋。比干之忠。紂反殺之。武王則封其墓。商容亦賢人也。表其閭巷以旌之。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財在天下。本流通之物。粟在天下。本養人之具。下之供上。九貢九職。自有常數。紂私爲己有。聚之於鹿臺。積之於鉅橋。武王散之發之。使流通養人者。各復其當然耳。先儒或謂武王以此結天下之心。是以利心量武王也。利者。天下之利。紂以私意聚之。武王以公心散之。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自然之理。

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武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大相維，在外之政也。三代以前，疆理之政明，一夫受田百畝，小大貴賤各有定分，不以兼并聚斂掊剋，止紂一人控天下之樞，故其惡熾，自阡陌既開，彊家大族自相吞奪，始田侯田，宅侯宅，天下不知其幾紂矣。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此在內之政也。用人當盡用賢者，蓋天工人代，非賢安可。至於位事，則各隨其能，大抵賢人不比聖人，事事能之，或有能此而不能彼者，必因其有是能，則任以是職。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五教者，五常之教也。食者，衣食足而後知禮節也。喪者，慎終追遠之義也。祭者，報本反始之義也。惟於此三事教之者，皆良心之所自發也。王者之治，不過教養而已。武王至此，夫何爲哉？有信者則惇之，有義者則明之，有德者則崇之，有功者則報之，使萬物各得其所，垂拱而天下自治，可以見武王能還唐虞風俗於千載之下，夫相去既數百年，氣象不同矣，而終篇一語，堯舜無爲之治，乃恍然而若存耶？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七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

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上三語所以撥天下之亂下一語所以反天下之正勝殷殺受乃應天順人爲革命之舉此至大之事箕子不過區區囚奴以之歸作洪範似與上兩句輕重不同何以對言之以迹而論固有閒以理而論革命之舉固欲除天下之大害箕子之訪又欲傳天下之大法其事之重一也孔子序書與春秋同筆武王勝殷殺受孔安國曰不殺而放紂自焚也若有所解釋掩蔽誠爲忠厚然不知孔子之筆自有易直正大之體聖人無心因其所遇春生秋殺各行其時耳以箕子歸以之一字不可不深求也箕子與微子比干言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是無歸周之意矣書以箕子歸見箕子之心不歸周以箕子歸者武王也涵詠武王勝殷殺受一語洪範一篇可以默喻涵詠以箕子歸一語微子一篇可以默喻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見其道統在身欲遺百王之範未嘗渝其不歸周之意而又不得而不言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見箕子不忘商之意。商以年爲祀。箕子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義不爲異代之臣矣。道統在身。不得不爲武王陳洪範。故以年爲祀。又見聖賢於君臣之際。毫釐不忘。武王不敢嫌也。王訪于箕子。不敢屈而致也。武王之尊德樂道。如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斂。

乃者。武王不敢輕其言。又嗟嘆以發之。惟天所以默相下民。使之和合。各得其居。上棟下宇。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者。是孰使之然哉。人君代天理物。輔相裁成之責甚重。而我不知彝倫之所由斂。苟不知彝倫攸斂。輔相裁成何賴焉。武王天命已定。乃自視君職之缺然。如湯旣克夏。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輯寧者。相協之謂。聖人相傳之心一也。君職在焉。曰。未知。曰。不知。所以無愧於君職也。且武王豈真不知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道統已在。況親得之於文王之正傳。又有周公爲之左右輔相。安有不知。觀其言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苟其習不察。行不著。將以下民爲自生自養。烏知天之陰隲者哉。武王蓋灼見聖學之無窮也。大抵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統則一。其間節目必有本原。所以堯舜禹曰。若稽古。傳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而武王必證於箕子。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斂。

乃者。有紬繹之意。蓋箕子亦得於遺言大訓。老師宿儒。非能以臆說也。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說。

兩云乃言洪範大體可見矣。箕子欲言九疇。先於根本推之。洪水之害。正當疏通。鯀反堙塞之。故汨陳其五行。水者五行之一。水堙而五行皆汨。見五行同一源也。汨其一。則五者皆失其性矣。帝乃震怒。見帝本無怒。鯀自汨陳其五行。乃從而震怒之。不與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堯舜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彝倫未嘗斁也。止於鯀身言之耳。謂鯀自汨一身之五行。自斁一身之彝倫。如草木發生。一枝一葉之間。又自有陰陽也。於本根何傷哉。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殛。鯀用禹者。舜也。今但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見舜由其理之當然。當時所爲。皆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前必先言鯀汨陳五行。然後不畀洪範九疇。至於言禹。但云禹乃嗣興。天卽以洪範九疇錫之。中間工夫。所以異於汨陳者。不復指名何也。此所謂天本非在外。九疇彝倫。自有常斁。不可加一毫人爲於其間。鯀作爲而汨陳之。所以攸斁。禹行其所無事。自然攸斁。

初一日五行。

太極動而爲陰陽。陰陽布而爲五行。五行上既有陰陽。陰陽上又有太極。何以卽言初一日五行。當深究之。萬物無不有。初未嘗息也。故謂之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五事。貌、言、視、聽、思也。五者當敬而用之。以敬爲主。曰五事者。言人當從事於此也。

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和也。八政在人者。五紀在天者。先八政而後五紀者。見君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者。極之體。由其大。則中可見。正其中。則大可有。謂皇極之道。布在天下。本無虧欠。必又得人君建立。

其極。如論語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次六曰乂用三德。

三德者。皇極之用。時中之道也。出而爲治。又當以剛柔正直之三德。權其時而用之。

次七曰明用稽疑。

前所言本末已備。似已無疑。可以稽考。至次七復謂之稽疑者。見聖人至公之體。不敢自信。苟泰然以。

爲無疑可稽。卽非所謂皇極矣。明者。明白洞達。不蓄疑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證之於天。念者。此心之不忘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此者。用五福以勸之。背此者。用六極以威之。此善惡殃慶之理。而聖人財成輔相之道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以下皆天地之數也。五行無物不有。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五行本然之性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行自然之用也。不可移易。聚於物。發於聲。凝於味。皆自然也。當思其所以然者。

二五事。

五事。形色天性也。聖學精微。所當從事於此者。故謂之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者。人君之動容貌。天下視之以向背也。言者。王言惟作命。惟口出好興戎。天下視之以從違也。故先之。至於視聽。有物然後能視。有言然後能聽。故次之。思則五事之主也。孔子告顏淵。目先視聽。而此則先貌言。蓋顏子爲己之學。舉目皆用工之地也。故視聽爲先。此乃人君先天下之道。故貌言不得不先。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形色天性之美也。謂之曰者。本然之體。非有所待。如水曰潤。下之類也。有貌則有恭。貌本恭。不恭。則非所謂貌矣。餘亦然。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改爲曰作。用工之地。各由其本然。而修之以成德也。雖待於用工。亦因其自然之理。故恭之所作。其德爲肅。不可以作乂。餘莫不然。其體用與五行一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聖人於衣食稍足之時。卽有以教之。所以食貨之後。繼之以祀。祀者。教之祭祀。使之報本反始而敬其所自出。古者立國。則先宗廟。作服。則先祭服。作器。則先祭器。皆此意也。司空者。度地以居民。旣得其居。設司徒以教之。非至此而始教也。教祀之時。已發其本然之心矣。司徒又教以禮樂射御書數。委曲纖悉也。六曰司寇。有不率教者。方從而刑治之。司寇以上。所謂內治。七曰賓。八曰師。所謂外治。賓客之好。賓則盡之。兵伐之事。師則盡之。外治不過此二者。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所以統月。月所以統日。日者星辰之大。歷數則步占之。以敬授人時。此五紀之常道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龜山謂極其大則中可求。正其中則大可有。皇極之道。固不爲堯存而桀亡。然非人君有以建之。則能者順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何以各歸其極。惟人君建其極於上。故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民始均得矣。福非外求。只皇極之道便是。所以斂。所以敷。不可不詳味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人君萬民之取中者。使一人不得于中。人君之職。卽有所虧。庶民皆歸于極。乃庶民錫汝人君以保極也。錫者。上下之通稱。如師錫帝曰。禹錫元圭。皆下錫上之謂。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言其在下者。人言其在上者。如臯陶旣言知人。又言安民也。淫朋之惡。易見。至於比德。苟相比爲善。何以不可。蓋比則私也。雖爲善。而卽非皇極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所謂不以一己爲親。而以理爲親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雖不合于中。儻不至於罹其凶咎者。亦當大受之。

而康而色。

和其顏色。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也。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民有言我所好在德者。汝卽當錫之以福。非謂錫之爵祿土由。凡使之歸極。復其固有。卽錫福之謂也。如此。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然則聖人亦費委曲成就之力耶。非聖人之有心。皇極之道自當爾也。無虐。堯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堯獨之人。易以虐之。謂懦弱而不能自彊者。高明之人。易以畏之。謂過中者。中庸賢者過之之謂。如堯獨之人。以爲不足錄。高明之人。以爲不可教。則是遷就避會。非皇極之道矣。凡人有能有爲。卽使之陳其所行。以獲用於上。如此。則邦日至於昌盛。

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凡純正之人。旣道德純備。方進進充實。斯人也。汝若不能使有好于而家。則時人斯其辜。天之生先知先覺。蓋欲其覺後知後覺也。若不置於人上。是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正人旣不用。則時人必受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儻無好德之人。君彊錫以福。其作汝用咎。如後世人君。以爲君有廣大包容之道。不別君子小人。兼包并容。及其後也。薰蕕雜處。賢否混淆。非獨彼有罪咎。亦我自作其咎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三曰遵者。用工之地也。雖云無偏無陂。無作好。無作惡。又必遵王義。遵王道。遵王路。正孔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意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不必分別。反覆吟咏皇極爾。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會如會聚之會。皇極之衆理。惟先有所會。然後能有所歸。歸如歸宿之歸。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自此而下。箕子再言皇極之道。謂此彝此訓。非我所自作。乃帝之訓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庶民不可視爲空言。必當循習踐履。此訓可也。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不言近皇極。而言近天子之光者。天子旣建極。則天子卽皇極也。復初九不遠復。二卽言以下仁也。蓋克己復禮爲仁。初旣能復禮。卽仁矣。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爲民所極者。皇極之道。備於此矣。言天子職分如此。

六三德。

上所言者。大中之體。至此言大中之用。所謂時措之宜。觀時會通之義也。人皆謂剛柔非皇極之德。不

知所以用剛柔者。乃欲民歸於中也。正所謂舉偏補弊。如易之大過。理本無過。大過者。乃所以使之無過也。

一曰正直。

言皇極本體然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言皇極之用然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平康之時。則循其自然。行其所無事。以正直之道治之。至於彊弗友。謂暴很而不能從者。則以刑法治之。變友。謂順從其政治者。則以爵賞旌勸之。大抵世變道降。有彊弗友之人。則有順從政教之人。天下之理常對立。有逆則有順。有向則有背。若平康之時。則孰爲彊孰爲變也。沈潛者。深沈厚重之人。所少者發揚蹈厲。故當以剛勝。高明者。有材之人。所少者小心遜志。故當以柔勝。上二句治之也。下二句教之也。人君兼治教二事。彊弗友之人。當以剛治之。變友之人。當以柔治之。沈潛厚重之人。從而教之以剛。高明有材之人。從而教之以柔。皆欲其歸於中也。後世不識所謂中者。往往於臨事之時。至於膠固而不知權。權者。非中之外別有權也。未可與權。是不中也。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君者。亦天下之本。福威玉食。當出於君。苟又出於臣。是二本也。二本則非中。亦非權矣。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小而卿大夫。則害于家。大而人君。則害于國。在野之人。則側頗僻。以至於植黨懷私。下而庶民。則僭忒而至於心流志蕩矣。

七稽疑。

皇極既敷。衆理皆備。人君至此。若無疑可稽。方且稽之於龜筮者。聖人公天下爲一體。不以一身之無疑。遂謂無事可稽。見工夫之無窮也。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必曰擇者。聖人之占卜。與後世異。聖人占卜。假蓍龜以寓其神。蓍龜者。至公無私之物。必擇卜筮之人。其至公無私與之無閒。然後可以通乎蓍龜。惟能如此。然後乃命卜筮。曰雨。其兆如雨。曰霽。其兆如雨之霽。曰蒙。其兆陰黯。曰驛。其兆絡繹不連屬。曰克。其兆交錯。曰貞。內卦也。曰悔。外卦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卜則用五者。占則用內外二卦。衍忒。謂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皆有定體。至於定體之外。有差忒者。卜筮人當推衍之。

立時人作卜筮。

謂必立是人作卜筮之官。以其處心之公。燭理之明。故能推詳吉凶。苟非是人。差忒之際。安能衍乎。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有至公無私之人爲卜筮之官。然後可以從二人之言。若非其人。言雖同。其可從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諸及卜筮。

大疑。如盤庚之遷都。成王之誅管蔡。是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天下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爲一。所謂大同者。無一事之不該。無一理之不順。無一處之不合也。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自然流慶無窮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又於下一等言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其事亦吉。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於三從之中。必龜筮皆從。乃可。蓋龜筮無心之物。既已皆從。他雖有逆。卿士庶民或者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卿士庶民懷居而不肯遷。何妨於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此與周公管蔡之事同。當時成王未知。民亦罔不反曰。艱大。獨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知之。其事終

於吉也。

庶民從龜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人君洗心滌慮。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與筮皆從。庶幾足以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若龜從而筮不從。必其尚有未盡者。故作內吉。如祭祀之事則可。作外凶。如征伐之事則不可。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謂卿士庶民皆從。汝又自從。獨龜筮二物不從。若不必拘於枯莖朽骨矣。古人卜筮不與後世同。龜筮之不同。則是揆之於理有所未當。人已雖從。終未免於人爲。守常則吉。一有所動作則凶。此義此理。至精至微。天下舉以爲然。不知又有未然者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敍。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皇極之道。可謂完備無偏倚矣。又察於至明。驗於至微。自曰雨至曰時。天象森列。至明可見。庶草蕃廡。微細之草。尙至於茂盛。則其他必無差忒。一極備。凶。一極無。凶。謂一者備極過多。一者極無不至。皆凶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直。

肅時雨若者。肅謂收斂無散漫。故時雨若。乂時暘若者。乂謂明辨。故時暘若。哲者不闇昧。故時燠若。謀者深治。故時寒若。聖者鼓舞動盪。故時風若。各以其類應也。爲於此則彼必應。人君之氣卽天地之氣。

若鼓之應桴。響之從聲也。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狂。忒顛倒則恆雨若。躁急則恆暘若。逸豫則恆燠若。迫切則恆寒若。蒙闇則恆風若。以蒙視聖。不啻如千萬里之遠。何爲以蒙對聖。蓋純一未發之蒙。能養其正。卽作聖之工。故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功有統紀。治功亦有統體。前所言。天之應也。此所言。人之爲也。謂王之職。如歲之統十二月。王在上。爲百官之統。必當省察其所以與歲同者。卿士惟月。各爲其屬之長。師尹惟日。又統十二辰。歲月日時無易。上下各安其職。則百穀自然成治。自然明俊。民自然章。國家自然平康。苟日月歲時既易。上下各踰其位。則百穀遂不成。治遂不明。俊民遂微。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國家遂不寧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民陳列在下。如衆星森布在上。星有好風好雨之不同。庶民亦有嗜慾之不同。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自有統體。若不可有所徇。而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汲汲於從星何也。然則安可謂治之自有統體而恣然不從民欲乎。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

曰惡六曰弱。

皇極至此已備。人君垂拱無爲而已。所謂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非自外至。所謂凶短折。疾與憂貧。惡弱。咸其自取。順天下之理者。自與福會。拂天下之理者。自與極會。聖人建極於上。如天正一元之氣。而舉世之人。自以向背而吉凶者。何可齊也。五福不言貴者。在外之物也。弱何以與六極之數。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自彊爲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懦而無力者耳。故特以弱立於六極之終。大抵爲善主於剛。萬惡之源主於弱。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八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武王既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舟車所至。霜露所隊。莫不來王。曰。通道者。王化流行。至於無外。其道自通。非求通之以爲遠略也。曰。遂者。紂在上。周之化有所限。惟克商。故化遂行而道遂通也。西旅底貢厥獒。貢其土之所有。非以獒爲異而特貢也。太保卽作旅獒。召公之意深矣。武王固嘗歸馬放牛。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至此豈爲珍禽奇獸所惑。太保所以勤勤致戒者。恐武王於所已知。己能輕忽之心。或生大抵。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苟不警戒。此心必怠。則歸馬放牛。與納獒至相近。惟警戒日新。則聖德日進。無疆矣。況創業之君。苟有一毫之失。則非所以垂統於後。其後世之君。卽有丘山之害。此正謹始之時。召公安得不戒。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明王謹德。旅獒一篇綱目也。四夷所以咸賓者。正以明王能謹其德耳。謹德者。百聖心傳之妙。堯之允恭。舜之惟帝。其難。禹之克艱。厥后。湯之慄慄危懼。皆謹德之工也。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遠邇供貢。帝王一統之分也。作貢制貢。其義精詳。遠人來享。在所制之外者。惟服食器用。宗廟朝廷賓客所當用者。則受之。外此則不受。蓋謂謹德所以致其貢。若因方物之至而納玩好之物。則生荒怠之心。而失始初謹德之意矣。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聖人公天下以爲心。天下之物。與天下之人共之。非如秦皇以四海獨奉一身也。然至公大同。必文理密察。自有差等。又非如夷子之二本。而爲無差等之愛也。凡遠方所貢方物。王必分賜異姓之邦。但昭德之致耳。如成王賜肅謹矢于陳是也。無替厥服者。使之因邦賜之義。思所服者何事。而敬守王度也。寶玉則分于伯父叔父之國。時庸展親。親之意。如魯之寶玉大弓是也。親疎之所以不同。蓋一視同仁之道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均是物也。德之存否異焉。其義在德。而不在物。故不使物易其德。必當有德以將之。使誠意寓於物之中。異姓同姓。因物以見聖人之德。不爲珍異所易。故桀紂以是物分人。人止見其物。堯舜以是物分人。人皆見其德矣。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

以道寧言以道接。

聖賢之言體統具舉。本末完備。非如後世人臣。諫一事止於一事。言之無力。聽之不切。而意味亦短。太保欲言武王受桀。而自狎侮言之。大凡狎侮之病。必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之人。則無之。下是或未必免狎侮之病。病有粗有細。有難見者。有易見者。粗者不過固滯於物。其理易見。細者則下視一世。謂天下之事在我。來則漫應之。此爲難見。狎侮君子。君子豈能爲用。色斯舉矣。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之矣。狎侮小人。小人微賤。固騁於君上之威。不得不從。然心之所不服。豈能盡其力哉。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人之一身心之官爲主。內不能有所主。而徇其外。則爲耳目所役。而百度安得而貞。貞者。虛心無物之謂也。隋煬帝役於聲樂。心止在於聲樂。漢武帝役於宮室。心止在於宮室。其他無不懈弛。人君者。萬化之本原也。本原宅於至正。念慮無一毫之失。然後不爲耳目所役。而百度自歸于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卽狎侮之害也。動侮人之念者。必謂我姑如是。心本不然。殊不知此心之發。敬乎不敬乎。彼之所喪甚小。我之所喪甚大矣。志者。氣之帥也。玩物則志喪。志通天地。貫金石。徹古今。苟玩於物。安有所謂志。盡私意耳。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此用下存養之地也。志以道寧。如孟子所謂持其志之意。以道寧者。非外有所謂道。卽所謂勿助長也。言以道接。天下之言。散漫如此。儻不以道接。何以知其淫邪。故於志言寧。言言接。道非自外求而至。以此理寧之。以此理接之而已。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

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天下之物有限。人之精神亦有限。不作於此。則作於彼。不貴於此。則貴於彼。無益既不作。則必於有益而用工。有益者。固所以爲功也。異物既不貴。則必於用物而加意。用物者。固足民之實也。蓋志旣以道寧。言旣以道接。行其無事。胸中純一。理之所宜。心之所安。當爲當捨。各歸其分。無益非勉強於不作。異物非有意於不貴。揆諸理旣背。遇諸心自不相契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人物自然之理也。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自古中國所以不能服遠者。不過貪而已。曹丕求明珠而孫權不服。周穆求白狼白鹿而方物不至。惟不寶遠物。則識賢者之門庭趣味。乃可寶之真者。天下之理固消長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此明王謹德之工夫也。早夜罔或不勤。罔或者。言不可頃刻之不勤也。暫有止息。則非謹德矣。苟健而無息。源泉混混。不捨晝夜。耳目之私。何由而移。玩好之物。何間可乘。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細行。精密體察之工夫也。矜者。矜持之矜。不矜者甚細。終累者甚大。不矜者在於行。終累者在於德。必也。一嘖一笑。一動一作。至纖至悉。精體密察。蓋行之細者易於忽。忽而放過。則離心之本體。本體旣離。豈不爲大德之累。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聖人之用力。無有止時。一簣之未至。尤易以虧。召公之言。至此尤切。武王受文王之教。以聖德復受天命。九夷八蠻。皆來賓服。王業巍巍如此。可謂爲山至於九仞矣。然天下之事。滿則必傾。武王必常保持此心。當此之際。一毫不察。卽亢龍而有悔矣。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至於堯舜。猶有不足之意。當爲之事。何時而已。一簣未盡之工夫。常在。非謂止少一簣。加之而足。愈爲而工夫愈有。聖人之心。常若一簣未盡。蓋王業則有成。聖人之心。未嘗有成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觀允迪之語。見聖賢之言。非如後世姑言之而已。謂信能行茲。生民方獲保其居。而可以世其王業。人君萬化之原。一毫不盡。生民卽墜于塗炭。卽非所以創業垂統爲可繼之道。一人之所繫。而體統之相關如此也。以武王之聖。召公作書。猶警戒如此。學者以眇然之身。應方來之務。可不服膺是訓。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邇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

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天命所在。壽夭短長皆有定數。武王之疾。周公聖人也。豈不知天命。而欲以身代其死。謂周公出於一時忠愛。不暇顧理者。非也。於此可以見天命一原之理。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莫之爲而爲。周公之聖。誠意不已。亦莫之爲而爲。故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二公之欲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豈欺二公而自卜以爲己功乎。以周公爲親賢。惟周公當任此事。揆之臣子之義。不然。謂死。生人之所難。惟周公能處此。而二公不能。與本文亦不協也。書文甚明。學者不察耳。周公之卜。但公家自舉之禮。二公之欲卜。將動朝廷之典。如王與大夫盡弁之類也。觀公乃自以爲功。與爲三壇同壇。則可知矣。太王王季文王去。武王未遠。當在昭穆之數。則禱在宗廟。何必爲壇。去祧爲壇。去壇爲壇。周公所以特爲壇。壇者。則知不敢禱於宗廟。而自禱也。如二公之請。則動朝廷之禮。禱之宗廟。驚動上下。而武王之病革矣。以先王之心體之。豈不感乎。珪璧者。所以禮神。冊祝者。今祝板之類。周公誠意盡寓於此。元孫某。武王也。周公對神。當稱其名。此書作於成王之時。周人以諱事神。故避其名也。常人節宣衛養不得其道。故疾皆自致。聖人道德充足。血氣和平。節宣衛養皆適其宜。偶與天地之戾氣相遇。而成其虐害之疾耳。丕子。元子也。武王爲天之元子。受天之命而建基業。平定天下。固武王之責也。然三王先受命而武王終之。武王之命不延。則不能終三王之業。是亦三王之責不盡也。然則武王之責。乃三王之責。故欲以

身代武王之身。周公自思。其他皆與武王同。惟材之與藝。恐猶多於武王。可以代其死而事鬼神。予仁若考者。與聖人同也。求其實多者。惟材藝耳。此公之實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

此武王之職也。武王既受命于帝庭。而能敷佑四方。又能定爾子孫于地下。至于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可不延其命。使終其職乎。下地。指當世而言。自天視之。則爲下也。周公之禱。不言武王。但言子孫及四方之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武王命之長短。順受其正。何禱之有。禱者。非武王畏死。亦非周公畏武王之死。武王一身。乃周家社稷。人民所繫。此爲天下萬世人民禱也。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非與三王爲要約也。周公誠意之至。自及於此。爾之許我。則以璧與珪。歸待爾之命。爾不許我。則屏璧與珪。謂不復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非三卜也。三王之前。皆有一龜。卜之皆吉。龜三而吉一。故曰一習吉。卜不習吉。與此不同。及見其書。亦并是吉。并者。大同之謂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

翼日乃瘳

公曰。觀此體。王其罔害。命可延矣。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言再得永其年。以圖終其業。茲可待武王之疾瘳。能念予一人矣。納冊于匱中。國家之常典。古者敬神。凡卜筮之物。皆不敢褻。既畢則藏之。非周公特藏之。留爲後來自解之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此已後。史官記周公之始末。合其流言之本爲一篇。管蔡及羣弟流言於國。非周公待之不至。由其資稟卑下。以小人之心量聖人。實有所不喻也。四凶在堯朝。不聞其惡。至舜時。乃露。管蔡在武王時。不聞其變。至周公時。乃動。蓋其資稟卑下。遇事則發。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見周公之不得已也。舜之待象。周公之待管蔡。其事雖異。其心則一。何者。象欲害舜。不過舜之一身耳。當成王之幼。安危之機。正決於此事。關社稷。豈得不誅。故舜之不藏怒宿怨。與周公用辟一也。周公居東二年。方是時。內而王幼。外而四國倡亂。周公何所恃。而敢出征。至于二年之久。見周之十亂。尙有如二公。可以委付內事。如周公之在左右也。古者羅列賢士。尊敬舊德。正爲此時也。況成王童蒙。流言方播。其心未免疑惑。苟無二公。則未必不信讒而咎周公。公安得二年安然而居東。蓋二公其間調護之力也。後世秉權之臣。安敢頃刻而去君側。舉足左右。事變反覆。曾不旋踵。其故何哉。周公之權。至於攝政。可謂重矣。一旦東征之。

出略無遲疑。居東二年。君與同列。無閒可開。至公之心。權勢之際。本無適莫。而流言之變。猶不免所居之難。蓋如此也。至於作鴟鴞以貶王。而王亦未敢誚公。所謂未敢者。卽改悔之根本也。觀豳風之詩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謂之朝廷。則非特成王不知。二公亦不知矣。二公非不知周公也。成王方在未敢之時。可以此。可以彼。使二公一旦迫之。從則幸。不從則不可繼矣。大抵人君苟有未敢之意。且當培養使厚。待其一旦翻然自悔。悟可也。周大夫之刺。亦不爲過。成王未知周公。則二公豈得爲知周公哉。成王知。則二公始爲知周公矣。此君臣一體之義。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天人之際。閒不容髮。成王之心。方將悔悟。天卽變動。王與大夫盡弁。將卜以求天變。故開金縢之匱。偶見周公代武王之說。且周公之卜。成王固不知。二公何爲不知。或以爲二公固知之。欲因卜使成王開此書。以爲公自解之計。姑問諸史與百執事。是以詐心逆聖人也。當時周公旣使二公不必與。二公卽不復與。不惟不敢問周公。亦不敢問百執事。公命勿敢言。見周公誠意感人之深。至此而猶不言。是孰使之然哉。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成王自悔之辭也。當周公之作詩。成王非不朝夕觀省。猶不能無疑。此則翻然而悔何也。公詩雖切。乃

公之言。天意昭示。則王之自悟也。我小子當洗濯自新。以逆周公。亦非加厚。國家之禮所當然耳。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見天人之驗至切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十九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武王滅殷而存其後。故立武庚祿父于衛。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挾武庚及淮夷同叛。於是將黜殷命。遂作大誥。不言武庚。乃言三監及淮夷叛者。蓋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謀。欲閒周公。孔子灼見其情。春秋一字之貶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者。武王初崩。成王幼小。周公居可畏之地。內而三監有不利孺子之言。外而武庚挾滅商之怨。搖動王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周公大誥萬方。明諭厥旨。以行天討。此大誥所以作也。舜殺鯀用禹。不聞禹有叛舜之意。至武王殺紂立武庚。未幾乃叛周者。舜固天討。武王亦天討也。此無池禹能知天。武庚不知天耳。亦世變風移。不如古也。欲見聖人忠厚之心。反覆一篇可見。

大誥。

王若曰。猷。

猷。道也。始語之辭也。時雖不同。亦有唐虞都兪之象。開導天下。使聽命也。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此周公討亂之規摹也。武庚之叛，止三監及淮夷耳。何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蓋當時天下初定，人情未安，革商爲周，天下亦未必盡曉。然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監，扇動爲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多方之諸侯、御事之臣，開曉其志，諭以天意從違之理，使之釋然曉悟，人心有定，合一無間，則變無由生。然後周公得以安焉而東征。後世人君，一方有亂，出師致討，絲牽繩聯，亂階浸長者，變端在人心故也。唐德宗時，田悅始叛，其後朱滔、王武俊之徒叛之，展轉卒無有已。周公於此，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使造邦之意明昭于天下。周公誠意孚於告諭之時，天下信之有素，是以東征三年之久而天下如故者，由周公先有以鎮定之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欲伐三監，先之以嘆，所謂痛則呼天也。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者，謂武王既死，三監復叛，是天降災害于我國家，更不少待也。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者，周公代成王自反自克之言。大思我幼沖之小子，乃當此重禍，力小而任重，既弗能作哲，迪導民於康安，況其有能知上帝之命者乎。造哲，如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之哲。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者，更端之辭。言我以幼沖小子當此禍，如涉深淵之水，無有津涯，可畏如此。予惟往求朕攸濟者，雖畏之深，終不可不去，必往求其濟之之道，抑畏自彊，兩者並行，方能有濟。苟不知抑畏，以天下爲不

足平則失之輕忽。不足以立事。苟徒畏縮而不求所以濟之道。乃畏懦不能立事之人。所以成王言。若涉淵水。則必求攸濟之理。所謂知天命也。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敷賁。謂修明典章法度。賁飾前人之業。增光潤飾之意也。大抵守成之君。苟徒保守。無所增飾。使祖宗之業。不至光明盛大。日新無疆。則爲不善繼矣。必賁飾其業。大前人所受之命。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蓋繼繼不已之意。大者創造之實。敷賁者繼述之工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者。謂威既用于三監。若不往伐。是閉天之威用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

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有大龜。以爲國鎮。此一句大誥一篇之綱目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爲言。謂武王遣我大寶龜。繼紹上天之明。而就其休美之命也。聖人之將天命。必有定見。何以龜卜爲信。蓋聖人齋戒神明其德。以驗之於龜。而龜又至神無私。與聖人之心相協。此天命不易之理。非如後世技術之卜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龜。

曰者。更端之辭。大艱者。謂武王死。所以致三監之蠢動。國有大艱。彼得乘之。使西土之人。亦憂懼皇惑。不得寧靜。上旣言今負荷先人之業。欲奉天討。卜天命于大寶龜。此卻言武庚三監所以作亂之由。

殷小腆。誕敢紀其敍。

腆。厚也。殷紂旣滅。武王不忍其無後。封祿父於衛。是武王有大造於商也。武庚不知周之德。方小小富厚。謂有此土地。卽欲大敢紀其正統。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武庚固不量力矣。亦天降此亂。以警動我周家也。天所以降此三監之亂者。知我國有喪。足以爲疵。今殷民不安。乃曰我當復其舊國。反鄙小我周邦爲都邑。鄙者。如春秋鄭子產曰鄭鄙邑也之謂。今蠢今翼。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敕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蠢動之明日。卽有十夫來翼輔我。以安寧我武王所圖之功。天意之歸。以賢人觀之。足矣。我於此必有大休美之事。況朕之下并吉。人從卜從。故謂之并吉。商六七君涵養之厚。民間黎獻之多。十夫予翼。必非小小賢者。皆盛德通幽明之人。不然。周公亦未敢證之以爲信也。周公之下。異於後世之下。周公之下。吉。乃在十夫予翼之後。蓋先觀於人。後觀於天。此聖人之知本也。大抵聖人之觀天命。於賢愚觀之。不於衆寡觀之。反鄙我周人若甚衆。十夫來翼。人若甚寡。求之賢愚。商民雖多。皆蚩蚩無知之衆。知天之命。賢人雖止於十。天命人心之歸。已可驗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

此周公敍邦君御事向者議論之所言也。周公知天人之心已歸卜又吉矣。方敢告爾友邦君及御事。言我已得吉卜。爾衆當奉我伐逋播之臣。爾有邦之衆。乃無不謂此事之艱大。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謂民之不靜。在爾王宮邦君之室。所以自修。及予小子。成王自成其敬爾。此事艱大。不可往征。王何不違其卜。邦君所以有此言者。一則守常習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一則見其艱大。退避而畏縮也。成王明知邦君之言爲非。而必爲之永思者。人情之難拂而已。見之難恃也。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謂我聞汝言。日夜長思其艱。信蠢動鰥寡之民爲可哀。爲民之主。旣永思鰥寡之受害。豈得不往征。聖賢無斷然阻絕人之意如此。禹之征苗。益亦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使之自反。不爲周公之必征。何也。蓋苗之爲惡。不過一人。可以修德。待其自化。如人小疾。調其元氣而已。至於武王旣死。三監淮夷又叛。危疑之際。不可不伐。使益當此時。必在十夫之數。況益之言至公。邦君之言安常守故。畏縮不敢。皆私意也。

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

謂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而三監之叛。乃天遣此重大艱難之事於朕身。越予幼冲小子。不暇自恤其身。必當往而伐之也。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愆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始者。邦君與御事之人。皆勸不可。至聞人君不可畏避。乃復綏成王。謂無爲憂恤至此。不可不成。乃武王所圖之功。成王謂義哉。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之人。能反前日之見。而綏安於我。所謂義者。如王義嗣德。答拜之義。稱之之辭也。見成王周公誠意既至。訓誥既明。邦君御事前日畏避不敢之心。皆已洗濯。而當然之理明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夫天人并應。卜并吉。邦君之衆又已回心。則上帝之命明矣。我其敢不往哉。

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謂向者天以休命于武王。與我小邦周。是時武王亦惟卜用。故能安受此天命。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今天其相我民。況亦惟卜用。安得不往。

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謂天之明示其威畏者。乃欲輔弼我不丕之基業。如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畏之者。乃弼之也。大抵國家多成於憂患。亡於治安。天雖降威。不可自沮。此周公之自彊。亦所以畏天命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周公於邦君御事之中。提出舊人而告之。謂在位之舊人。逮事武王者。爾大能遠察。爾當時在朝。亦知武王之勤勞矣。豈可今日怠惰。使武王之業廢壞不振乎。

天闕愆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謂天保庇憂恤我周家成功至此。非特武王勤勞。天實扶持保護。方到得成功地位。我豈敢不盡力以終武王所圖之事。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遂使我以大化誘我友邦君。謂以前此之言誘其友邦君。使至於同心也。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天輔以成信之辭。於何而見。但考之於民。則可見矣。言民心既歸。則天輔可知。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我何敢不于前寧人武王圖謀之功以終之。

天亦惟用勤愆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亦惟用勤于我民。所以有三監及淮夷之事。亦如人之有疾。大抵人或得一疾。因可以得保身養生之理。天以三監之叛勤勞我。是乃教我以安逸之道。我於此何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休命以畢其事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周公又以成王之意而言。若昔者。非古昔之昔。前日之言。今日舉之。亦謂之昔。謂昔日我往伐時。蓋非輕動我心與口。亦艱難長思之矣。若考作室。既定其宏大之規摹矣。子當用力於基址。基址且不肯築。況肯爲之立其木而成其堂乎。父既菑辟其田。子當種植。乃有秋成之待。若於種植尙不肯。況能至於刈穫之時乎。謂築基播種之後。工夫尙多。築基播種。且猶不肯。其後之工。尙何望哉。成王謂止是伐三監一事。卽有異同。後欲相與成就文武基業。將如之何。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復設喻以言之。謂厥子不肯構基播種。其父於敬事創業之時。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我有後。子孫弗棄其基業乎。必言子之不肖而棄基業矣。周公深體武王之心。勤勞如此。成王或不能平三監之亂。武王之心。謂何今日之事。必任其責可也。

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

故我何敢不以我身往安寧武王所受之大命。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謂三監既戕害百姓。汝庶邦之衆。乃保養之而不伐。如人之父兄。有僚友伐其子弟。民豈有相勸而不救援者。以人情體之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成王先歎而言。肆哉。謂我鋪陳辭旨。爾庶邦君。及爾御事之人。可不聽乎。爽邦由哲者。通達國體。乃曰。明哲之人。今亦惟十人。灼然誠意踐履。能迪知上帝之命。十人。卽十夫也。賢人能盡天地之心。十夫歸。則天意歸矣。故湯伐桀。亦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耳。越天棐忱。棐。輔也。當天下平定之時。天至誠棐輔我。我是時尙不敢變易其法。謂不敢違天。況今降戾于周邦。尤不敢不從天命也。惟此大艱亂之人。指三監而言。誕。相親鄰相胥。効以伐其室。我不往伐。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言天意之決也。

予永念曰。天維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謂紂之爲惡。天本欲無遺其育。武王不肯盡絕。乃立武庚。武庚又叛。成王深思長念。謂天之喪殷。如稽夫之有事於田畝。予何敢不終厥畝歟。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謂天降休命于武王也。以天命觀。既歸于成王。以祖宗觀。武王復已受天之休。又何待於卜。自當從天命以東征。以率循前人所指畫之疆土。況今卜又并吉。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今我以爾東征。天命更無僭差。卜之所陳。亦不過如此。大誥一篇之意。以卜爲主。然始也先言十夫子。

翼。然後言朕卜并吉中也。先言今天相民。然後言亦惟卜用。其終亦先言天休寧人。然後言今卜并吉。蓋卜筮之本。先人而後天。此王者舉事之意。參人以天。非專信卜筮也。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之命。

成王黜殷命。戮武庚。封微子。皆周公攝政東征二年所爲之事也。時成王幼。未與政事。孔子敍書。歸之成王。而周公不與者。聖人闡明微之理。發尊王之意。周公雖東征。雖攝政。其心未嘗有一毫之私。小心翼翼。皆奉王命以行天討。當時天下危疑。有無王之心。孔子序書。所以發尊王之意。欲後世知征伐自天子出。此經世之大法。周公之本心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猷者。發語之辭。順道以命微子也。微子者。帝乙之長子也。成王之命。先明正義。謂微子本殷之長子而當立也。惟稽古者。封先代之後。自古皆然。不特周也。崇德者。謂崇夏之後。所以尊禹之德。崇商之後。所以尊湯之德也。德盛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聖人開創基業。歉然不自足。必尊前世帝王。後爲天下表。以示有所祖述之意也。象賢者。謂擇其後世有象先王之賢者。則封之。庶使當時之人。因其子孫而先王典刑文憲昭然可考也。此古昔主公之體。成王稽法之而已。若義止於崇德而不象賢。所立之不當。累於其祖。祖述先代之意。安在哉。曰象者。欲其盛德之象長存而不可泯滅也。統承先王。命子孫賢者。使

繼先王之統而修其典章文物也。聖人開一代之治，各有一代之典禮。如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車旗正朔，本數末度，隨世而新。周既受命，商統絕矣。而先王之統復承於宋。周命既新，商之禮物不可用矣。而禮物之舊復修於微子，承而不滅，修而不廢，賢存其象，形容之如在，而耳目之不忘也。王家作賓，統緒之並立，而耳目之不變也。可以觀三代易世至公之意。後世廢興之際，誅戮絕滅，惟恐影響之存而人心之或不一，果何謂哉？況夫消息盈虛，何常之有？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其或繼周，百世可知。損益之理如循環，苟先王禮物之不修，後聖有作扶救之用，何所稽考？自微子至戴公，歷年未遠，止得商頌十二篇，孔子刪詩五篇而已。禮物不修之故也。聖人通百世於一己，其義至矣。作賓于王家者，聖人尊先代之後，不敢以臣禮待之。如舜以堯後爲賓，與國咸休者，後世滅人之國，芟夷蘊崇，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成王之命微子，撫助愛養，與之俱生，傳之無窮，公平廣大之象，於此可見矣。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上言崇德，此乃陳湯之德。齊聖廣淵者，形容之也。克者，百聖相傳之妙也。齊，謂端正直方。聖，謂大而化之。廣，謂宏大溥博。淵，謂淵深精粹。四德不可分，當於此識湯之全體。如於元亨利貞識乾也。湯之德盛如此，所以皇天眷愛保佑，誕受厥命也。成王去湯五六百年矣，見湯之德如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成王深入闔域，其道既同，故不聞於世之遠近。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後世傳記多謂湯尙嚴。商人先罰而後賞。皆不知治體者也。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則湯開創六百年基業。正在於寬。所謂尙嚴先罰。其亦不考證於經者歟。不特湯爲然。自古人君立一代規摹。未有不出於寬。其間有若整治嚴肅者。亦寬之用耳。除其邪虐。除桀之邪虐也。以盛德受天命。以寬大撫天下。其功旣加於時。其德又垂於後。如日月之明。終古而不息。苟本原不厚。功加於時則有之。安得業垂後裔乎。王霸之辨。其要在此。伯者以機巧智術。摟諸侯以伐諸侯。機巧智術之窮。不能以沒世。王者出於公心。其動以天。所以德垂後裔。至於億萬斯年。以此見智力有限。公心無窮。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成湯之道。在於猷也。微子之賢。在於踐修厥猷也。人惟工夫不實。踐履不至。故與道不相關。微子能踐而修之。所以舊有令聞。微子之聞。非自外求。反求諸身。踐履所至。充實輝光。自然彰聞。其來舊矣。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卽踐履之實也。克孝者。人皆知孝。然不過於口體。不可謂之克。克。謂果能盡其道。如曾子閔子克於孝也。肅恭神人者。敬心常存。不以幽顯二其心。以此心事神。以此心接人。豈有幽顯之異。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微子之德如此。故成王周公嘉美之。曰者。發語之辭。謂微子之恪謹肅恭。未嘗一日替。篤而不忘。篤者。微子用力之至也。心有怠慢。則必有渙散。惟培養深厚。念茲在茲。乃謂之篤。不忘。則日新不已矣。今人

存心不誠。稍有自立。豈能勿忘。躬行篤實而有光輝。又恪謹肅恭。無幽明之異。所以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天人本無二理。以此心對上帝。上帝安得不歆。以此心對下民。下民安得不協。恪謹肅恭。上當天心。下當人心矣。庸建爾于上公之位。尹此東夏之民。所謂東夏者。岐周在西。今封微子於亳。以岐周視亳。則亳爲東。蓋微子至此可使南面矣。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

諸侯初立。國不可不以正示民。故先言往敷乃訓。謂法度不可廢也。服命者。上公九服之命。率由典常者。率循常行之典也。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非可外求。日用常行大經大法。率而由之。卽所敷之訓。而可以蕃王室。可以弘大祖業。可以防範斯民矣。厥常喜新者。往往謂蕃王室。弘烈祖。律有民。必外立法度以求新。殊不知愈求愈遠也。

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微子恪謹肅恭。雖已甚至。初膺上公之命。心慄慄危懼。保守此敬心。可也。少怠。則不安厥位矣。毗予一人者。望微子之切也。世世享德者。望其創業垂統。訓迪子孫。世世享微子之德也。如此。則萬邦亦將觀法其侯度。使我有周至於無窮矣。如河潤九里。自葉流根也。京師者。諸夏之本。培其本根。葉固茂盛。灌溉枝葉。則本根亦以繁實。一體之理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往哉惟休者。保養一篇之意也。休。美也。汝往之國。當保養此休美。無至怠惰而廢墮我之命。成王戒微子之無替朕命。意必恐懼警戒。庶幾其心有所守。今觀惟休一辭。緩而不迫。如在春風和氣中者。大抵人心之工夫。不可迫切。微子以恪謹克恭之素。成王既戒之以謹。乃服命。又戒之以欽哉。義已森嚴。若不使之培養深厚。則必失於迫急。故告之惟休。從容涵養之意也。雖然。成王黜殷命。殺武庚。非小變也。王室震動。宗社幾危。以周公東征。尙必二年而後罪人斯得。其爲禍甚至。其成功甚艱矣。今觀微子一篤。曾無一語及此。怡然氣象。和平如常時。見君子所過者化。封微子。賢者封之耳。殺武庚。叛者殺之耳。周何心哉。周公東征。出於天討。殺武庚。義氣也。封微子。和氣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

成王既伐三監。以商故地不遷之民。封康叔爲衛侯。以治之。所以作三篇之書。夫命康叔爲衛侯。封諸侯一事耳。而三篇之誥如此之詳。前此命臣所未有也。唐虞之命九官。止一二語。微子蔡仲之命。不過一篇。特於康叔而詳者。蓋當三監既叛之後。民志未定。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國家所繫。所以命之不得不詳。亦時變也。所謂餘民者。三監既伐。商之大家世族。已皆遷于洛邑。其存而不遷者。謂之餘民。遷于洛邑者。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周公以聖人躬師保之任重。以君陳和其中。畢公成其終。不遷在商。曰餘民者。命康叔以訓誥之。至於三篇之書。以此知商民難化。周公成王愛護保養之詳如此也。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生魄。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初立基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之民。大和會而來。以供洛邑之役。夫斧斤版築之事。不免勞民。而大和會以赴役。如文王作靈臺而庶民子來。必有以感召之也。要荒之外。無不供役。見作洛事大役重。動天下之諸侯。然爲諸侯者。王室之大興作。供役亦有分也。周衰。欲城成周。

尙有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之徒皆至。況成王之時乎。百工者。百官也。播揚鼓舞。使民之情皆和協。懽悅。著見功績于周。士與事同也。周公於是勞來慰撫。廣敷大命。以詔誥之。自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說者以爲脫簡。疑洛誥之文。不知其脈絡正相關繫。蓋所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欲遷商民。使之邇王室。以化厥訓也。所以命康叔爲衛侯者。使之撫養訓導不遷之民也。兩事皆爲商民故也。已遷之民。作洛邑以處之。又作多士多方之書。以告之。不遷之民。使康叔以治之。又作康誥。酒誥。梓材之書。以告之。合言於此。表裏所以相應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敍。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奉承王命而作此書。其意出於成王。其辭則周公之於康叔。如相與語也。惟其本於成王之意。所以謂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者。康叔諸侯之長。周公之弟。呼而進之。先告以文王之事也。言爾之大有顯德之文考。能明德謹罰。此四字深見文王之心。明德者。如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謹罰者。兢業祇畏。視民如傷也。鰥寡之民。常人所易侮者。文王以如傷之念。持不敢之心。而矜憐保養。如恐不及。仁愛之誠。自然著見。公所稱皆文王之實德也。夫自古爲治者。亦有明斷之君。然多於臨事恃其明斷。微細所失。不復自知。私意之明。非克明也。文王之克明。乃惟天之聰明之明。知之曰明。哲

之明。心理洞然。無有障礙。克明德。謹罰。不敢侮鰥寡。盡天之心也。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合天之德也。是以天下之人。高明。煢獨。如承大祭。無一毫分別之心。此文王明之至也。凡君道人。所當爲。隨所寓而契於理。當用者。則用。當敬者。則敬。當懲者。則懲。生成肅殺。各歸其分。天何心哉。此道顯然。昭著。暴白於民。誠之不可掩也。所以能肇造區夏。而艱難積累修之功。自一二邦以始。文王有至仁至明之德。我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其視文王。如天如父。有怙恃覆冒之功。德之昭升。聞于上帝。帝休美之。文王之德。敷達于上帝之時。蓋與天爲一矣。此周公見文王之深也。天既休美文王。故大命之。天之大命。本於無心。莫之爲而爲者。天之命也。遂以殪戎殷之責。付於文王。大勳未集。武王成其創始之意。終能大受天命。萬國兆民。各安其居。而咸有次序。終不負於天之責。夫文王開創於其始。武王克勤於其終。原其所本。固天命文王。而終天命成王業者。乃寡兄武王懋勉所致。周有天下。艱難如此。故汝康叔小子。得於此東土。而爲諸侯。此深警康叔。使知所自勉也。康叔臨衛邦。苟以爲分土受封。一代常典。則此心慢易矣。必思夫得爲諸侯之所自來。則今日安可不勉。一篇之精神。盡在肆予小子封。在茲東土。兩語。提起康叔不敢輕易之心。自然感動奮發。勉厲而不敢忘矣。文王三分有其二。終身以服事殷。後之言肇造者。集大命者。皆曰文王。見天命人心已在文王。武王承之。自有不得不然者。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遘。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康叔聞周公之言。固已悚動。周公又嘆息而言之。使念其告戒之意。今商之民。在康叔能率行文王之事耳。何者。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爲侯。必以能祇適文王之事望之。祇適者。敬而述之也。商民之望如此。爲康叔者。當紹其所聞。使承續而不間斷。夫文王爲之父。武王周公爲之兄。聞父兄道德之言熟矣。一旦出侯。所臨既新。則舊聞不相承續。而道德之旨日忘矣。如人在父兄之側。所聞必正。離父兄之側。則異聞或有以害其正者。康叔於此。當佩服先王之道德言。日夕覆被在身。使所聞相紹。則足以副民之望。此周公告康叔之至切也。爾之所往。商之故地也。商賢聖之君六七作。遺風舊典。豈無存者。必於其地敷而求之。況商民之情。素安乎商先哲王之訓。循而行之。必可以保乂商民矣。又當求商耆老成人之訓。商賢聖之君。必有老成人爲之輔。就而詢焉。廣大深遠而思惟之。蓋老成之言。初若無味。思惟至於廣大深遠。方有所得。如武帝忽申公之言。申公誠耆成人矣。武帝少不遠惟也。宅心知訓者。人心未宅。則一念潰亂。雖有老成之言。無由知之。言之精微。聽而不悟。未造闔域。則闔域之中。固不知也。惟有所宅。則有所知。虛靜而不礙故也。康叔所見所聞。不爲不至矣。旣已承續佩服文王之訓。又廣敷求商先王之典。又遠惟商耆老成人之訓。家之所聞。紹之不忘。商土之遺風舊典。復不失墜。可以足矣。猶以爲未也。復使之別求義皇堯舜禹湯之法。此工夫無窮也。後世之人。或守其師之一說。或信其書之一義。自以爲有餘。與周公告康叔之意。廣狹大相遠矣。周公欲康叔求之先王。求之商先哲王。求之商耆老人。又求之古先哲王。凡羣聖心傳之妙。制作之法。悉聞而悉見。如學者多識前言往行。則有得於無

窮之理會。古昔康保民之道。治民無餘蘊矣。康叔果能多求徧師。衆理該通。學問精深。至於與天同其大。自然心逸日休。綽綽而有餘裕。近於聖人之地。方免廢王命之責。夫徧求前聖學問。經歷如此。旣與天同大。有心廣體胖之效。可謂蓋世之功業。周公謂乃能不廢王命。僅可免過而已。人臣之職分。豈易盡哉。必如舜與曾子。方能不廢父命。必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則爲諸侯者可安然而在人上乎。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周公復以王命嘆息言之。今命爾爲諸侯。非欲富貴爾身。乃委疾痛于爾身耳。以商民累汝。不可認以爲富貴之具也。蓋爲諸侯。豈易事哉。上有天命之可畏。惟至誠者輔之。則將奉天者。不可有一毫欺僞之心。是奉天實難也。下有民情。顯然可見。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而小人之心。最爲難保。是安民尤難也。天心難奉。民心難安。豈非惇。瘝。乃身乎。爾自此以往。當盡其誠心。不可安康而好逸豫。憂責之重。豈暇爲遊畋聲色之樂。以自娛。此心當專一於治民。乃其乂民者。用志不分之意也。此心不分於逸豫。則必專於乂民。乂民之工。旣專。卽所以奉天也。我聞自古。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但不可有耳。當惠所不惠。如鰥寡孤獨。人所易虐。能撫摩之。是惠所不惠也。懋所不懋。纖悉微小。人所易忽。能力行之。是懋所不懋也。所以然者。正以爲弭怨之道。汝能服行其事。乃可以光大王室。應保商民。應者。內外相應也。蓋康叔能保商之餘民。則商之新民。由茲而可保。康叔之治。與周公之治相應。則商土之民情。與洛邑之民情。

相應。然則周公之告康叔者。卽其師保之道也。殷民之保。則新民自是而作矣。作者。彼此相視而興起之謂也。如此。乃所以輔成我一人。宅天命。當時王室安危所繫。正在商民。民得保養。則王業鞏固。而天命可必其定矣。新民者。所遷之民也。新遷之民在洛邑。周公旣師保之。何與於康叔。蓋商民大家世族。雖已遷洛。其朋友親屬。故舊交遊。多於故地。相去之遠。而人情未嘗不相通貫。周公雖化導新民。而商故地之民。或不得其化。則洛邑之民。亦不能不動其心。惟康叔能保商民。而使之安定。則新邑之民。觀感於外。亦得以自慰。則周公之與康叔。表裏相應。內外相濟。而作之之責。反在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康叔以衛侯爲周室司寇之官。司寇。刑官也。故康誥一篇。多言明刑之理。敬明乃罰者。使之於刑罰之事。加欽謹省察之心。輕重之際。權不可忽也。有罪之雖小。而非不幸之過。乃故意自作。亂常敗俗。乃不可不殺。舜典。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也。又有罪之大者。而非故意爲之。不幸至此。旣稱道其罪以著之。論定之餘。乃原情以赦之。時乃不可殺。舜典。宥過無大。罪疑惟輕。是也。雖然。宥過無大。固無可疑。小罪不可不殺。豈小罪皆殺之乎。蓋敗常亂俗之人。或繫社稷之安危。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爲害甚大。故雖小亦不可不殺。曰有者。謂小罪之中或有之。乃不可不殺。若其他小罪。不殺固宜。至於旣曰眚矣。又必道極其辜。何哉。蓋大罪過悞。苟卽赦之。起人舞法之心。蔽罪不可不論法。有司不可不奉。

法。臨時斟酌。聖德運用不測之權也。聖人慮事之周密如此。

王曰。嗚呼。封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周公又總言爲治有序。汝當大明天下之服。服事也。惟民其相正勑。相勸勉。皆協和矣。若有疾者。治民如有疾者之調護醫治。民將改心易慮。不爲罪咎而遷善遠罪矣。若保赤子者。保民如赤子之未能言。不可以苛法治。當衣則衣。當食則食。用心切至。則民其可以康寧安治之矣。此爲治之敍。不可易之理也。非汝封以下。懇懃告戒。反覆之辭也。非汝封刑人殺人。刑人殺人。皆天討也。豈汝封之權乎。無或刑人殺人。申戒之辭。不可或有刑人之意。又言非汝封殺人者。總說兩句。非汝之權也。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史官記周公勤勤諄複之意。言不特於大罪如此。劓刵微罪。亦不可時有自用之心。周公恐其大罪謹之。而小罪輕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康叔本國之事也。外對內言。內者。康叔所掌司寇之職於王朝者也。謂汝列是法以司牧有衆。商之舊刑。自有倫次。若周室之法。天下通用。司寇所掌是也。邦國之法。從民之便。罰之在商而有倫者。可從也。又申言有囚當斷要。察其情矣。將斷之時。又思念五六日。至於旬時。深思洞察。畢見其理。方可斷罪。周公恐康叔於本國事有易心。所以告之如此其切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罔弗慙。

前章言康叔治民。當用商刑不可輕。此章又申其意。謂汝當鋪陳其法與事。兩者相當。然後用刑斷之。又必於商家常法之中。用其可行之刑。與可行之殺。何者。商法固不可不用。其有不合宜者。則其法不足以定當時之罪。故當用其刑殺之合義者。又不可有所遷就。以從己意。次者。次舍之次也。用殷彝以舍於己之意。是舞法也。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至公無私。此心與天同體。方無愧於用刑。而治心之工夫。當自遜始。惟遜順謙下。不萌傲忽。此心則虛。虛則平。平則公。公則明。雖已盡無一毫不順。井井然有條理矣。亦不可自居其遜。若未有一毫遜順之事。心常不足。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已。汝惟小子者。言汝固小子。我觀羣臣之中。忠誠爲善。未有如汝之心者。而我之心德。亦惟汝知。康叔既稟本心之善。又能知聖人之心德。周公所以付之盡遜之工。因其存心先已有所用力也。凡民自得罪以下數句。說者以謂與上文不協。蓋周公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豈不見常人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如盜賊姦惡。殺奪人財貨。剛彊勇悍。又不畏死。人皆惡之。刑法加焉。豈庸以次汝封乎。刑加於自犯之罪也。凡所用刑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共惡。是移法就已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用刑之本意。蓋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所以維持人之大倫也。元惡大憝。巨姦極惡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況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子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是人倫顛倒。相戕相賊矣。夫爲人子者。幹父之蠱。供爲子職。不敬順其事。反大憂傷其父之心。父又不能愛養其子。反疾惡之。父子交相怨也。弟不思夫天敍至明之理。長幼自然之序。乃傲很不恭其兄。兄亦不念父母之鞠養。大弗友于弟。兄弟交相戕也。惟弔茲弔。至也。至于此地。豈不爲我正人得罪。夫天之立君立師。綱維人倫。使民知教化。父子兄弟各安其分也。今戕賊至此。則爲之正人如卿大夫者。豈不負天之責耶。天之降衷秉彝。以與民者。亦大泯亂矣。商民染紂之流風敗政。人倫廢壞。至於此極。紂率天下以惡。其罪旣不可免矣。今商土餘民。舊染未忘。苟復至此。則爲我正者亦必得罪。必也昭明整理。使三綱五常復其常經。猶有違者。用文王所行之罰以刑之。無赦。前言殷罰曰彝。此改文王之罰而曰作者。殷先王之言罰。常行焉耳。經紂之惡。人倫戕賊。文王憂之。想於維持綱常之罰加作焉。作者創立之謂。深救而力懲之也。見於周禮司徒。

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作耶。故大略用殷罰。父子兄弟之際。則用文王之作罰。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周罰蔽殷罪。撥殷亂之所在也。康叔不以身率之。則又大難。戛者。戛乎其難之謂也。何則。文王先自治其在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所以能作罰也。不用文王自治之道。徒用文王自作之罰。何由致民心之服。外庶子者。非王朝之人也。又況汝國有庶子。以盡訓導之職者。有正人爲官之正者。又小臣凡有符節者。皆汝所統屬。當有以爲之表率。不然。則不體上之意。各立門戶。乃別播敷。造民大譽。收恩買名。自植私黨。弗念上之意。弗用上之命。合以病其君。君臣上下。皆相牽引入於惡地。至於此時。成王周公乃大不滿。而惟康叔是惡。非所望以治衛之意也。爲康叔者。當速由茲義。率殺曰率者。與上率字相應。由此義以表率之。表率不從。然後不得已而殺之。此乃爲君爲長之道。苟康叔不能自治其家人及小臣外正左右執事之人。徒用威虐以脅其從。何以得其誠心之應。是大放棄王命。縱使民畏而彊服。其治已非用德。故曰乃非德用乂。旣先以身率之。然後用刑。康叔又當無不克敬其典。典者。常也。君臣父子兄弟是也。乃由裕民者。寬裕之道。誠敬之工。不可迫蹙也。惟文王之敬忌者。敬忌之念。寬裕之理也。文王之刑妻。至于家邦。敬忌之念至矣。康叔而不深惟焉。敬典裕民之道。安在哉。爾尙心口相語。我庶幾有及。乃常恐不及之意。如此。則成王與周公方有以自慰其心矣。以懌與朕懌相應。周公言康叔之治。至於引惡。則康叔爲成王周公所懌。康叔之言。至於有及。則成王周公因康叔以懌。言君臣內外關繫一體之至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前既責之民。又責之臣。又責之康叔。自此以下。成王所以自責也。爽。明也。我明而思之。見得治民必有以開導之。而後可以至吉康之地。迪者。其責在人君也。我又思商先哲王之德。用康寧保乂其民。作而求之。今之民無以開導之。何由以至於安穩吉康。無以開迪百姓。則爾衛國亦爲無政矣。終言身率之意也。後世人君。風俗敗壞。忿嫉百姓。聖人則皆於吾身求之。元惡大憝。惟我正人得罪。雖以文王之罰刑之。必正身以表率之。至是。又以導迪之責歸于己。深知人君之職分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周公又敍成王之意。以命康叔。謂我不可不監。文王與商先哲王。於用刑中。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所謂德之說者。卽不率大戛。文王敬忌之謂也。今民未安靜。其心放蕩。未知所止。戾。止也。開導至于再三矣。尙未翕然大同以從化。夫開導再三。而民心不同。周公不謂民頑。乃言我國家開導未至。則周公不敢一毫輕傷於民可知矣。我顯然思惟。天其有罰以殛絕我。以不能治民之故。我何敢怨。此成王周公自反以感動康叔也。夫開導雖已再三。而民心既未同。必誠意未至。德教未修。而君職不盡。若天罰我。實無可怨之理。成王周公尙爾。則爲康叔者。當如何耶。己之有罪。亦不在大。亦不在多。苟有一毫未盡。則不足以化民。況已顯聞于天乎。蓋誠之不可掩。一念之間。天實鑒之。而君子之自反。苟有一毫之過。

如上帝之臨乎其前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暇殄。

教康叔以用工之地也。凡民之怨。皆上之人有以召之。故曰。作爲人君者。視民如子。惟恐傷之。凡有一毫致民之怨者。皆不可作。勿用非謀。非彝。教康叔明善之理也。人之爲善者。多爲異端邪說所惑。必也。非先王之言不從。非先王之法不遵。久必斷之以我之誠。蓋非謀。非彝。紫之奪朱。鄭之亂雅。最難辨也。若不能斷之以誠。則是非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將有受其欺者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進學作聖。亦必自彊不息。乍出乍入。學何所得。惟大爲規摹。乃能敏德。用安康其心。顧省其德。顧者。省察自驗。君子三省九思之道也。是以謀慮深長。治道寬裕。致民於寧。蓋修己有餘。百姓方安。使爲君者。至誠有虧。敏德有閒。心不康。德不顧。猷不遠。則民無由安。一身之中。皆瑕疵矣。康叔能此。則已至成己成物合內外之地。君方親愛之。何由指其有瑕疵而殄絕之乎。自乃汝盡遜以下。皆自反之意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自反既至。皇天復何親哉。命之無常。固也。知天命之無窮。念念不忘。終始此心。兢兢不息。以保天命。可也。不可棄絕我之言。享者。如享五味八珍之享。使味其言也。明者。使不昏迷其意也。服命者。所戒全篇之命也。又當尊其所聞。方可用以康乂其民。若不尊所聞。則聽之輕慢。安能康乂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不可替慢所敬之典。果能聽我告汝之言。方可世享其國。夫康叔以眇然小子。一旦受封。聞周公大聖人之告語。其敢不聽。周公之勲。若恐康叔之不聽。何耶。期望之切至也。

